

汉译经典

CURIOSITÉS ESTHÉTIQUES

美学珍玩

〔法国〕夏尔·波德莱尔 著 郭宏安 译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法国〕夏尔·波德莱尔 著
郭宏安 译

美学珍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学珍玩 / (法) 波德莱尔著; 郭宏安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0

(汉译经典)

ISBN 978-7-5447-4994-7

I. ①美… II. ①波… ②郭… III. ①美学—文集 IV. ①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8572号

- 书 名 美学珍玩
作 者 〔法国〕夏尔·波德莱尔
译 者 郭宏安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段颖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39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94-7
定 价 59.6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八四五年的沙龙	1
福音市场的古典美术馆	54
一八四六年的沙龙	61
论笑的本质并泛论造型艺术中的滑稽	137
论几位法国漫画家	154
论几位外国漫画家	173
论一八五五年世界博览会美术部分	183
哲学的艺术	205
《哲学的艺术》之不同的提纲	212
一八五九年的沙龙	215
现代生活的画家	285
欧仁·德拉克洛瓦在圣绪尔比斯教堂的壁画	321
马蒂斯画展	324
腐蚀铜版画走红	326

画家和蚀刻师	328
欧仁·德拉克洛瓦的作品和生平	333
欧仁·比欧先生的藏品拍卖	359
关于欧仁·德拉克洛瓦的作品、思想、习惯	361
理查·瓦格纳和《汤豪舍》在巴黎	363

一八四五年的沙龙

一 简短的引言

我们至少可以跟一位以几本小书著名的作家同样正确地说：我们说的话，报纸是不敢印出来的。我们是很残酷很蛮横的吗？不，正相反，我们是公正的。我们没有朋友，这很重要，也没有敌人。居·普朗什^①先生，一位多瑙河的农民，自从他那强制的、烦琐的雄辩令那些精神健康的人深感遗憾地消失之后，报纸上的那种时而愚蠢、时而狂热但从来不是独立的批评就以其谎言和肆无忌惮的哥们义气使资产者对人们称为沙龙评论的那些有用的带头驴倒了胃口^②。

首先，关于资产者这个放肆的称谓，我们声明，我们根本不同意我们那些高贵的艺术同行的偏见，他们几年来一个劲儿地咒骂这些无害的人们，如果这些先生们善于让他们明白，艺术家们更为经常地向他们展示什么是好的绘画，他们是巴不得喜欢的。

这个词远远地闻来就有股切口的味儿，应该从批评的词典里清除掉。

自从资产者自己也使用了这个蔑称——这证明了他们想成为艺术家（针对专栏作家而言）的良好愿望——就不再有资产者了。

① Gustave Planche，当时《两世界评论》的一位著名批评家。

② 德雷克吕兹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可尊敬的例外，我们并不是总同意他的见解，但他总是知道如何拯救他的直率，常常既不张扬也不夸大地发现年轻的、不为人知的天才。——原注 [Etienne-Jean Delécluze (1781—1863)，《论战报》批评家，曾经是大卫 (Jacques Louis David, 1748—1825) 的学生。]

其次，资产者——既然还有资产者——是很可尊敬的；因为想靠谁生活就得取悦于谁。

最后，艺术家当中有那么多资产者，说到底，不能显示一个社会等级的具体恶习的特征的词还是取消为好，因为它既可用于那些不想当之无愧的人，亦可用于那些从未怀疑自己名副其实的人。

我们是对反对及各种系统的抱怨怀着同样的蔑视，这种反对和抱怨已经变成陈词滥调了，怀着同样的合乎事理的精神，怀着同样的对常情常理的爱好，把一切关于一般的评判委员会、关于具体画展的评判委员会，关于据说是势在必行的评委会改革，关于画展的形式和频率等等的讨论从这本小册子里远远地推出去。首先，必须有一个评判委员会，这是清楚的，至于每年一次的画展，我们得之于一位国王的开明、自由和慈祥的精神，我们也是靠他才有了六个美术馆（素描画廊，法兰西画廊的补充画廊，西班牙美术馆，斯坦迪什美术馆，凡尔赛美术馆，海景美术馆）。一个公正的人总会看到，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因其自然的多产而只会在展览会上获胜，一个平庸的画家则只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们将谈论一切吸引群众和艺术家的眼睛的东西，因为职业良心要求我们这样做。悦人的东西都有一种悦人的理由，蔑视迷路的人群并不是把他们引向该去的地方的办法。

我们的叙述方法不过是将我们的评论分为历史画和肖像、静物和风景、雕塑、版画和素描，并将艺术家按照顺序和公众评价给予他们的等级加以排列。

一八四五年五月八日

二 历史画

德拉克洛瓦

德拉克洛瓦先生肯定是古代和现代最具独特性的画家。事情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没有一位德拉克洛瓦先生的朋友，就算是最热情的，敢于像我们这样说得干脆、直截、厚脸皮。幸亏时间的迟到的公正减弱了积怨、惊诧和恶意，渐渐把一个个障碍带进坟墓，我们才走过了那个时代。那时，德拉克洛瓦先生的名字落伍者听了都要画十字，对于所有的反对者，聪明的或不聪明的，都是一个集合的象征。这美好的时代过去了。对德拉克洛瓦先生总是要有一点点争议的，恰好需要这么一点点以增加他的光环的亮度。这样更好！他有权永远年轻，因为他从未欺骗过我们，因为他从未像某些我们送进先贤祠中的忘恩负义的偶像那样对我们撒谎。德拉克洛瓦先生还未进学士院，然而他在精神上已是其中的一员了；他早就说出了一切，说出了成为最杰出者所需要的一切，这是没有异议的；他剩下的就只是在善的道路上（他一直是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了，这真是一个不断地追寻新奇的天才的神奇壮举。

德拉克洛瓦先生今年送来了四幅油画：

（1）《圣女玛大肋纳在荒野中》

这是在很狭窄的背景中一个跌倒的女人的头。右上方，一角天空或山石，某种蓝色的东西；玛大肋纳眼睛闭着，嘴是软绵绵的，没有生气，头发散乱。一睹之下，无人不会想象出艺术家在这个简简单单的头上放进了怎样的内在、神秘、浪漫的诗意。像德拉克洛瓦先生的许多画一样，这个头也几乎全部是用晕线画的；色调远不是明亮或强

烈的，而是很柔和、很有节制的；画面几乎是灰色的，然而有一种完美的和谐。这幅画向我们证实了一个早被猜测到的真理，这在另一幅画里更加明显，我们一会儿再谈：就是德拉克洛瓦先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而且是在一天天不断再生的前进道路上，这就是说，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位和声学家。

(2) 《马可·奥勒留最后的话》

马可·奥勒留把儿子留给了斯多葛派。他半裸着，奄奄一息，把青年科莫德介绍给围在身边的他那些严厉的朋友。他们的表情沉痛，而科莫德则年轻、红润、绵软而肉感。

一幅辉煌的、壮丽的、崇高的但不被理解的画。一位著名的批评家盛赞画家把科莫德即未来置于亮处，而把斯多葛派即过去置于暗处：多么丰富的思想！除去半明半暗处的两个人像外，所有的人物都有其明亮的部分。这让我们想起一位共和派文人的赞叹，他真诚地称赞伟大的鲁本斯在美第奇画廊里的一幅正式的画中让亨利四世鞋袜不整，是独立不羁的讽刺，是对王侯奢靡生活抓了自由主义的一爪。无套裤的鲁本斯！啊，批评家！啊，批评！……

我们这里有全部的德拉克洛瓦，就是说，我们的眼前是天才在绘画中能够完成的最完整的标本中的一件。

色彩是无与伦比的巧妙，没有一点儿错误，不过，这还只是一种手法，不留意的眼睛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和谐隐约而深刻；色彩在这种新颖的、更为完整的技巧中远远不曾失去其冷酷无情的独特性，总是血腥的，骇人的。这种绿色和红色的平衡使我们的灵魂感到愉快。至少我们认为，德拉克洛瓦先生甚至在这幅画中引入了某些他并不常用的色调。它们相得益彰。对于这样的主题来说，底色是严肃到了必须的程度。

最后，还不曾有人说过，让我们来说，这幅画的素描是完美的，

凹凸是完美的。公众是否知道与色彩相凹凸是何等困难？困难是双重的，与一种色调相凹凸，那是与晕线相凹凸，其困难还是简单的；与色彩相凹凸，就是在一种突然的、自发的、复杂的制作中发现阴影和光线的逻辑，然后再发现色调的准确与和谐；换句话说，假使阴影是绿色的，光线是红色的，那就是一下子就发现一种绿色和红色的和谐，一个是暗的，一个是亮的，使对象具有一种单色的、“转动的”效果。

这幅画的素描是完美的。说到这个不合常情的事情，这种厚颜无耻的谩骂，难道还要重新提起、重新解释戈蒂耶先生去年在谈及库图尔^①先生的那些专栏文章里说过的东西吗——当作品与他的性情和文学教养相合的时候，泰·戈蒂耶先生对他准确地感觉到的东西是评论得好的——例如有两种素描，一种是色彩家的素描，一种是素描家的素描？过程是相反的，但人们可以用狂放的色彩很好地进行素描，正如专门进行素描时也可以发现和谐的色块。

因此，当我们说这幅画的素描是好的，我们不想被人理解为它的素描像一幅拉斐尔的素描；我们想说它的素描是以即兴的、灵机一动的方式做的；这种素描与所有大色彩家例如鲁本斯的素描有着某种一致，完美地表现出自然的运动、面貌、抓不住的和颤动不已的特征，这是拉斐尔的素描永远也表现不了的。在巴黎，我们知道有两个人物的素描和德拉克洛瓦先生的一样好，一个用的是类似的方式，另一个正好相反。一个是杜米埃^②先生，漫画家；另一个是安格尔^③先生，大画家，拉斐尔的狡猾的崇拜者。这肯定要让朋友和敌人、信徒和对手都感到惊愕；然而慢慢地、认真地加以注意，每一方都会看到这三个人的不同的素描有共同之处，它们完美并完整地表现了它们想表现的自然的那个侧面，它们准确地说出了它们想说的东西。杜米埃的素描可能优于德拉克洛瓦的素描，假使比诸一个为天才所苦的伟大天才的奇特的

① Thomas Couture (1815—1879)，法国学院派画家。

② Honoré Daumier (1808—1879)，法国漫画家。

③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法国画家。

令人感到惊讶的能力，人们更喜欢那种健康的、强壮的品性；安格尔先生是那样地迷恋细节，可能素描画得比两个人都好，假使比诸整体的和谐，人们更喜欢刻意求工的细腻，比诸结构的特性，人们更喜欢局部的特性，但是……让我们三个人都喜欢吧。

(3) 《一位让人看到金枝的女预言者》

依然是美而独特的色彩——头有些让人想到描绘哈姆雷特的那些素描的迷人的模糊——像突起，像颜料，无与伦比；裸露的肩膀堪比科勒乔^①。

(4) 《卫兵和军官簇拥着的摩洛哥苏丹》

这就是我们说德拉克洛瓦先生在和谐的技巧上有所进步时打算稍后再谈的那幅画。实际上，什么时候有人展示过更为优美的富于旋律感的卖弄风情？委罗内塞更加美妙过吗？谁曾在—块画布上有过更为随心所欲的曲调？有过新的、未曾见过的、微妙的、迷人的色调之间的更加神奇的和弦？我们诉诸任何了解老卢浮宫的人的诚意；让他举出一位大色彩家的一幅画，其色彩在精神上堪与德拉克洛瓦先生的这幅画相比。我们知道理解我们的人很少，但这已足够了。这幅画是如此的和谐，以至变成了灰色，尽管色调是辉煌的；灰得像自然，灰得像夏日的氛围，阳光像黄昏时一片颤动的灰尘盖在每一件东西上。所以，人们第一眼看不到它，它为左右的画所掩。构图极好；因为真实和自然而有了某种出人意料的东西……

附言：有人说有些赞扬是有害的，一个聪明的敌人更好……我们不相信解释一个天才会对他有害。

① Antonio Allegri da Correggio (1489—1534)，意大利著名画家。

奥拉斯·维尔奈^①

这幅画非洲的画比一个晴朗的冬日还要冷。——什么都是一片令人绝望的白色和亮光。协调性，毫无；然而有一大堆有趣的小故事——小酒馆的大全景；总的说，这些装饰以格子或幕的方式分割，例如树、大山、洞穴等等。奥拉斯·维尔奈先生使用同样的方法；靠了这种专栏作家的方法，观者的回忆找到了标志，例如：一头大骆驼，母鹿，帐篷……看到一个有才智的人困在一些令人讨厌的东西中，确是一种痛苦。奥拉斯·维尔奈先生敢情从未见过鲁本斯、委罗内塞、丁托列托、儒弗奈^②的画，真见鬼！……

威廉·奥苏里埃^③

首先，威廉·奥苏里埃先生不要对我们将热烈地赞扬他的画感到惊奇，因为我们是在认真细致地分析之后才下了决心的；其次，他不要对部分法国观众给予他的粗暴无礼的对待、走过他的画前发出的笑声感到惊奇。我们见过不止一位在新闻界举足轻重的批评家走过他的画前甩给他一句俏皮话让人发笑，作者不必介意。获得一种《圣幸福里安》式的成功究竟是一大快事。

成名有两种方式：年复一年的成功的积累和晴天霹雳。作者想一想人们对《但丁和维吉尔》的聒噪吧，让他坚持他自己的路吧；还会有许多令人痛苦的嘲讽落在他的作品上，然而它将留在每一个有眼光有感情的人的记忆中；让他的成功越来越大吧，因为他理应成功。

在德拉克洛瓦先生的那些绝妙的作品之后，这幅画的确是本次画展上的重头作品；让我们说得更确切些，在某种意义上，它是

① Horace Vernet (1789—1863)，法国画家，七月王朝的官方画家。

② Jean-Baptiste Jouvenet (1644—1717)，法国画家。

③ William Haussoulier (1818—1891)，法国画家，受安格尔影响很大。

一八四五年沙龙上的独一无二的油画；因为德拉克洛瓦先生很久以来就是一个著名的天才了，是一个已被接受和认可的荣耀了；今年他拿出四幅画；威廉·奥苏里埃先生昨天还不为人知，他只送来一幅画。

我们不能拒绝先来一番描述的快乐，我们觉得做起来令人愉快，心旷神怡。这幅画叫《青春之泉》。

前景有三组人群：左边是两个年轻人，或者重返青春的人，相互注视，挨得很近地谈话，像是在精神恋爱；中间是一个背向的女人，半裸，很白，棕色的头发髻缩着，也在微笑着和人饶舌，她好像更加肉感，还拿着刚刚照过的镜子；最后，在右边的角落，有一个强壮而优雅的男子，头极美，额稍低，唇有些厚，正微笑着把他的杯子放在草地上，而他的女伴则往站在面前的一个颀长瘦削的青年男子的杯子里倒某种奇妙的药水。

他们的后面，中景，另有一群人躺在草上：他们在拥抱。中间有一个裸体站立的女人，拧着头发，流出了最后几滴使人强壮使人受孕的浆液；另一个女人，裸体，半卧，仿佛一只蛹，还裹在蜕变的最后一团氤氲里。这两个女人，形体纤细，过分地白，白得透明；她们可以说是正开始再生。站立的那一个的妙处在于有条不紊地切割分配画面。这个几近有生命的立像具有极好的效果，以其对比服务于前景的强烈色调，使之获得更多的活力。有几位批评家大概会发现喷泉有些六翼天使的意味，我们喜欢这传说中的喷泉；它分成两片水，散出空气一般的摇摆纤细的水流。

一条弯曲的小路将目光引向画面的深处，上面走来了一些弯腰、长髯、幸福的六十岁老人。背景的右侧是小树丛，有人在歌舞嬉戏。

这幅画的情感精细；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恋爱饮酒，这是感官享乐的一面，然而人们饮酒恋爱的方式是严肃的，几乎是忧郁的。那不是热情好动的青春，那是第二青春，知道生命的价值，也就平静地享受。

据我们看，这幅画有一种很重要的品质，尤其是在这样一座美术馆里，这种品质是很惹眼的。色彩具有一种骇人的、无情的，甚至冒

失的生硬，如果作者是个不那么强壮的人的话；但是……它是高雅的，这是安格尔派的先生们苦苦追求的优点。有一些恰当的色调的配合，作者有可能日后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色彩家。另一个重大的品质，造就人、真正的人的品质，是这幅画有信念——对它的美的信念——这是绝对的、坚信不疑的画，它喊道：我想，我想成为美的，我理解的美，而且我知道我不会缺少喜欢我的人。

猜得出，素描也是极为强悍，极为细腻；头部具有一种漂亮的特性。姿态都选得很准确。优美和高雅到处都成为这幅画的特殊的标记。

这件作品会立即获得成功吗？我们不知道。的确，公众总是有一种意识和一种善意推动他们走向真实；但是必须把他们放在一个斜坡上，推他们一把，而且比诸奥苏里埃先生的才能，我们的笔更不为人知。

如果能够在不同的时间多次展出同一件作品，我们能保证公众会公正地对待这位作者的。

总之，他的画相当大胆，足以承受住凌辱，它预示着一个对自己的作品负责的人；因此，他只需再画一幅画。

我们敢在如此坦率地表示我们的同情之后（然而我们的讨厌的责任迫使我们什么都得想到），我们敢说在甜蜜的观照之后，让·柏兰^①的名字、几位古代威尼斯人的名字掠过我们的记忆吗？奥苏里埃先生是那种深知其艺术的人吗？这其中有一个很危险的祸患，抑制了他们的天真中的许多美好的冲动。让他别相信自己的博学吧，让他甚至也别相信自己的趣味——不过这倒是一个杰出的缺点——这幅画的独特性足以预示一个美好的前途。

德 康^②

让我们快快走近，因为德康的画事先就已激起了好奇心——人们

① Jean Bellin, 即贝利尼 (Giovanni Bellini, 1430—1516), 意大利著名画家。

② Alexandre-Gabriel Decamps (1803—1860), 法国画家。

总是觉得一定会大吃一惊，人们预料到会有新东西——今年德康先生精心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奇，超过了以往他长期地、兴致勃勃地炮制的所有那些惊奇，例如《钩刑》和《辛布尔人》；德康先生在模仿拉斐尔和普桑^①。——啊！上帝！——是的。

这句话有所夸大，为更正计，我们得赶紧说，模仿还从不曾掩盖得这样好，做得这样巧妙，这是允许的，这样模仿值得赞许。

坦率地说，尽管人们喜欢在一位艺术家的作品中读到其艺术的不同演变及其精神的陆续关注，我们还是有些怀念过去的德康。

他独具一种选择精神，在所有关于《圣经》的主题中，他抓住的主题是最符合他才能的本性的；那就是参孙的奇特的、怪诞的、史诗的、幻想的、神话的故事，而参孙是个做不可为之事的人，肩膀一顶就让房子晃，他是赫拉克勒斯和明希豪森子爵的表兄弟。他的那些素描中的第一幅——天使出现在一片雄伟的风景中——不该让人想到那些已经烂熟的东西，那种生硬的天空、大块的岩石、花岗岩的远景等早已是新画派人人皆知的事了。尽管可以说是德康先生教会了他们这些，我们还是因为在一幅德康的画前想到吉涅先生而感到痛苦。

我们说过，好几幅画的构图有浓厚的意大利味儿，而这种古老的大画派的精神和德康先生的精神的混合，一种在某些方面很弗朗德勒化的智慧，产生了一种最为奇特的结果。例如，人们会觉得在一些装作有大画气魄的人物旁边似乎有一扇开着的窗户，阳光以一种令最勤劳的佛来米人欣喜的方式射入，照亮了地板。在一幅表现庙宇摇晃的素描中，构图仿佛一幅大而豪华的油画——举止，叙述故事的方式——人们在一个一步跨越好几个台阶的人的飞动的影子里认出了纯粹的德康先生的天才，那个人永久地悬在空中。其他多少人是不会想到这种细节的，或者至少会以别的方式来表现！但是

① Nicolas Poussin (1594—1665)，法国画家。

德康先生喜欢就事实来抓住自然，在其最突然、最意外的面貌中抓住其既幻想又真实的一面。

其中最美的无可辩驳的是最后一幅——宽肩膀的参孙，不可战胜的参孙被判处翻动一个柴堆，他的头发，或者说他的鬃毛没有了，眼睛瞎了，英雄弯下腰干活，像一头挽重的牲口，诡计和背叛制服了这股本来会扰乱自然法则的可怕力量。幸亏，这才是德康，真正的、最好的德康，我们又看到了那种讽刺，那种幻想，我甚至要说那种滑稽，头几幅画所没有的那种滑稽。参孙像匹马拉着那东西；他走得沉重，驮着背，带着一种粗鲁的天真，一种失去自由的狮子的天真，那是森林之王的屈从的忧郁，近乎迟钝，不得不拉一辆大粪车。

前景上有一位监工，大概是狱卒，在暗处的墙上留下了影子，注意地看着他干活。还有比这两个人物和这堆柴更完整的吗？还有比这更有趣的吗？甚至不需要把这些奇怪的东西放在一个窗洞的铁栅后面，这些东西已经是美的了，足够地美了。

德康先生因此出色地表现了有关参孙的这首奇特的诗，作了大气磅礴的插图。对这一组素描，人们也许可以指责某几面墙和某些物件画得太好了，指责油彩和铅笔的细致而狡猾的混合，然而正因为其中闪现的新的意图，这些素描成为这位神奇的艺术家的送给我们的美好的惊奇之一，而他无疑还在为我们准备其他的惊奇。

罗贝尔·弗勒里^①

罗贝尔·弗勒里先生什么时候都是依然故我，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很有好奇心的画家。他不一定具有一种光芒四射的长处，换句话说，一种第一流大师的天纵之才，但是他拥有意志和良好的趣味所给予的一切。如同德拉罗什先生一样，他的声誉的一大部分是由意志

^① Joseph-Nicolas-Robert Fleury (1797—1890)，法国画家。

造就的。意志应该是一种美好的能力，总是富有成果，它足以造成一种特色，赋予一些值得称赞的、然而第二流的作品一种有时是狂暴的风格，例如罗贝尔先生的作品。由于这种执着的、不疲倦的、总是处于良好状态的意志，这位艺术家的画才有了那种近乎血腥的魅力。观者享受着力量，眼睛吮吸着汗水。我们再说一遍，这正是这些作品的主要的、可以为之自豪的特点，简言之，这些作品既不是素描，尽管罗贝尔先生的素描画得有灵气，也不是色彩，尽管他用色很用力；非此非彼，因为不是排他的。色彩是热烈的，但手法是用力的；素描是熟练的，但不是独特的。

他的《马林诺·法里埃罗》很不谨慎地让人想起了一幅出色的画，那幅画是我们最珍贵的回忆之一。我们说的是德拉克洛瓦先生的《马林诺·法里埃罗》。构图是相似的；但后者有多得多的自由和直率、丰富！……在《火刑》中，我们愉快地想起了鲁本斯，但是画得巧妙。两个囚犯身上起了火，一位老者合着双手走上前去。这是今年罗贝尔·弗勒里先生最有独特性的一幅油画。构图极好，种种意图都值得称道，各个局部都很成功。尤其是闪烁着刚才我们谈到的那种令人痛苦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只有一处令人不快，即前景上那个正面的半裸的女人；她因竭力显得悲怆而变得冷淡。我们不能过分地赞扬这幅画的某些局部的完成。因此，在火中挣扎的男子的裸体部分是些小小的杰作。但是我们要指出，艺术家是连续地、耐心地采用了好几种辅助手段才取得了历史画的宏大广阔的效果。

他的《裸女》的设计很一般，浪费了他的才能。

《伦勃朗的画室》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仿作，不过对此类制作应该小心。有时候自己有的东西也丢掉了。

从总体上看，罗贝尔·弗勒里先生一直是、也长时间地是一位卓越的、杰出的、不断探索的艺术家，他距非凡的天才只有毫厘之差。